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25

2008年3月12日

讀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加拿大 溫相

楔子：對一個生者的走訪

2005年春節，我去天津看望了一位曾經親身經歷過反右擴大化並且被劃定為“右派”的老人，他原來在民盟中央工作。不意之中談及《往事並不如煙》這本書，老人的話竟然有些打不斷了。

我問：“您看這本書如何？”

他說：“你沒看到龔育之說這本書是‘巧妙的剪裁嗎？’你們這一代人或許知道文革，卻未必全然瞭解反右，建議你們看這本書之前先看看其他有關章伯鈞、羅隆基乃至儲安平的书，免得先入為主。”

他還說：“蘇共的列寧說不看回憶錄，還是有些道理的，特

別是一些人的親屬的回憶，幾乎就是另類的讚歌，在這裡你看不到歷史，能夠看到的就是追悼會以外的另一份悼詞。”

我讓他談談對章、羅二人的看法，他先是不說，後來經不住我的軟磨，這才簡單說了兩句。

他說：“章伯鈞自私、羅隆基缺德，這是當時我們這些人中的總體看法。章伯鈞 1928 年以前追隨中共，1928 年以後脫離中共，逢人就說中共是非，以後和蔣介石國民黨鬧翻，於是，再投中共。”政治這東西本來就是翻雲覆雨，無可厚非，但是，這本書裡面把章打扮成一個那麼堅定不阿的人，我以為不是全貌。羅隆基的刻薄、無行是有史可查的，就以他對儲安平的事情，十足為人齒冷。千家駒晚年對章羅同盟一事做過道歉，說是千古奇冤，不過，他也說當時對於羅隆基成為右派，大家都是能夠理解的，此為何解？

談及那位以辦《觀察》起家的儲安平，他不禁莞爾一笑。他說：“儲這個人，對應章自私、羅缺德來說，也有兩個字，那就是摳門。不過，這可不是貶義詞，吝嗇才是貶義，說儲摳門是說儲在經濟上仔細，他不但對他自己的孩子摳門，對他自己本人也摳門，他的兩任妻子都沒辦法管錢，男人結婚以後還獨立理財，儲也是一種特色。”

他又說：“儲安平人不錯，厚道，看問題尖銳。可惜有些質樸得過頭，他去《光明日報》那裡做總編，第一個不高興的就是章伯鈞，章伯鈞介紹他時一共就用了三分鐘，你要不信可以翻翻儲自己的回憶。儲到任，建議光明那裡設什麼副社長之類的東西，你想章伯鈞如何高興？以後即便是中共不整儲，章伯鈞也未必容納儲。”

老人後來對我說：“這本書把儲安平和章家的關係描繪得惟妙惟肖，還把羅隆基和章伯鈞的交往乃至和作者本人的交往說的

神氣活現，無非是給章伯鈞本人臉上貼金罷了，在民盟誰都知道章伯鈞和儲安平的關係，也更知道章、羅的關係，這本書與其說是給大家看的，毋寧說是給民盟活著的人看的。”

老人的話促使我讀了這本書，還按照老人所說的找了不少相關書籍，藉以全面瞭解章伯鈞和羅隆基，等到工作之餘時，想起自己對這本書的瞭解和看法，於是乎也就有了動筆的念頭。

章伯鈞與行政三級

章伯鈞是政務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等，按照開國以後的定級，他是行政三級。

行政三級是什麼概念呢？行政一級是毛澤東，以後毛澤東自己主動取消一級，把自己劃入二級。行政二級是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行政三級是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級別，也就是共和國元帥的級別。彭德懷等人拎著腦袋從江西一路殺到北京也才行政三級，章伯鈞一出手也是行政三級。1985年，胡耀邦對香港的金庸、陸鏗等人說過，他和趙紫陽都不是行政三級，還屈指數了幾位行政三級的領導人，裡面包括已經下臺了的前“英明領袖”華國鋒。

進城以後，李銀橋等人曾經對柳亞子、梁漱溟等人的蜂擁而至表示異議，認為這些“長衫老”們如何會是革命的同道者，而優待這些人又何能有助於革命。毛澤東卻不以為然，小小的開導了他們一番。其實，和李銀橋等人有著共同困惑的人比比皆是，包括這些所謂“長衫老”的親屬。比如章含之本人，就曾經因為以革命自道對老邁的章士釗很不感冒。

有一次，章含之和毛澤東談及章士釗時，毛澤東見她比較不屑，

說她老爹是“代表剝削階級的愛國民主人士”，毛澤東就問章含之是哪一年入黨的？章回答是 1957 年，毛澤東隨後不無揶揄的說看來你是我黨的老黨員了。¹ 接著，毛澤東就給章含之講了章士釗的貢獻，從《蘇報》一案說起一直到國共和談，毛澤東告訴章含之：“共產黨不要你盲目的六親不認，看一個人要看全面。”²

不過，也不怪有些工農出身的幹部看不慣這些民主人士的某些時候的作風，柳亞子因為一根黃瓜的事打了管理員一個耳光，而打門衛、罵哨兵也間有發生，這種“潑辣”的作風出現在建國伊始，以致於驚動了周恩來。周恩來對柳亞子說：“我們的朱總司令，可謂影響大、職位高，可是他從來沒有打過任何一個戰士，沒有動過戰士一指頭。”³

說“我這輩子，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⁴ 她大概是把她的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早期生活算作天堂，實不為過。根據章詒和自己的介紹，“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 79 間房的大四合院。”⁵ 直到章伯鈞因為右派問題降為行政七級時，仍舊保留了汽車、司機、警衛、秘書、勤雜，中央統戰部還特意把章伯鈞的每月 50 元的保姆費給加進去。即便是三年困難時期，章伯鈞還躋身“肉彈幹部”之列（指的是配有每月兩斤雞蛋、一斤豬肉）。⁶ 像章詒和的老師潘素這樣的熟人來到章家也要照例

¹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 2002 年，第 337 頁。

²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第 338 頁。

³ 孫有光：〈周恩來為何批評柳亞子“牢騷太盛”〉，《炎黃春秋》2004 年第 6 期。

⁴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自序，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 年。

⁵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3 頁。

⁶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294 頁。

填寫“會客單”。⁷

而對於這些待遇，民主人士們也並非真的如同儒家的祖宗教誨的那樣視作“身外之物”，羅隆基就曾經同章詒和半開玩笑的說他後悔沒有早點檢討，否則就會保住部長的位置也就有車代步了。⁸

1966年春節的章詒和已經同領導鬧翻，從朋友那裡借了80元，“偷偷買了機票，悄悄溜回了北京”。⁹直到1988年，中國才陸續取消購買機票需要同時開具介紹信的規定，而1966年的章詒和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可以一下子就“偷偷買了機票”。

我父親和榮××曾經是大學同窗，當年每逢春節，一些家庭困難的同學索性就留在學校裡面藉以節省一點費用，而榮××則早就有上海家人送來購買好的機票等在那裡。由此可見，章詒和的機票想必也不是“偷偷”那麼簡單。當章詒和回到北京機場時，“父親高興的親自去機場迎接”。文革前，黨內風氣重在樸素，賀鵬飛高考落榜一樣重讀復習，周恩來的侄子暑假請家裡派車來接，鄧穎超自己花錢僱了一輛三輪車去。¹⁰相比之下還是章伯鈞的氣魄大一些。而因為和領導不和就自己買了機票回北京，章詒和的氣魄在那個年代也不小，一時竟有些“虎父虎妞”的感覺。

其實，章伯鈞自己也不是熟視無睹，他對家人說：“把我的車從蘇聯老大哥的新車吉姆換成美國的老貨別克”，¹¹言語之間透露出耿耿。據說，當年北京市的吉姆轎車屈指可數，能夠成為

⁷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135頁。

⁸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316頁。

⁹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324頁。

¹⁰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

¹¹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295頁。

該車主人要麼高級領導、要麼民主大老，此車經行之處可謂暢通無阻。鐵竹偉所著的《廖承志傳》中就對吉姆轎車做過形象的描述，廖承志自奉簡樸，不準備換車，秘書等人就以吉姆轎車一路綠燈乃至交通警也不敢阻攔為理由請廖“入甕”。

從行政三級到行政七級再到無人問津，章詒和試圖通過從她們家的“寬闊的庭院”中感受到“晨風拂來”所“透著涼意”中的悲嘆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和她是怎樣“熬”過一個經歷世態寒暑的過程。

章伯鈞對毛澤東的觀感

翻開《往事並不如煙》這本書，舉凡章伯鈞本人提及毛澤東之處，除了一次用了毛主席的字眼以外，其他的都是用“老毛”作為代名詞。當然，不是說稱呼老毛不行，而是這種稱呼的背後代表了章伯鈞對毛澤東的真實看法。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最後的貴族》和中國國內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往事並不如煙》有些不同，後者對章詒和的原稿做了一些必要的刪節，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從字裡行間中看到章伯鈞對毛澤東的總體評價。¹² 章伯鈞說：“依我看，發動文革內因是源自他的帝王思想，外因是有感於蘇聯的現實，看到斯大林死後出了個赫魯曉夫，他就睡不著覺了，還給人家起了個名字叫修正主義，於是，在反修的旗幟下，趁他自己還活著就把中國的赫魯曉夫挖出來。”

章伯鈞說這番話時正是文革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他們躲在康

¹²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188頁。

同璧的家裡對於外面高呼入雲的偉大領袖作出如此議論，這倒是應了毛澤東當年的那句預言：“資產階級右派對我是有著刻骨的仇恨的。”

不過，章伯鈞對文革的那番議論也還有一些道理所在，他說：“一個是極端專制主義，一個是極端個人崇拜，這兩樣東西中國自古有之，文革是把他發揮到頂峰了。”他還說：“這場標榜文化的革命對於靈魂來說，是件極壞的事情，把人統統變成懦夫，這無異政治奴役，運動過後，病勢深重的是人心。”¹³

最值得玩味的是後面章伯鈞的那一句流氓的定論可以說把章伯鈞對毛澤東的全部思想暴露一空。該書 325 頁上，當章詒和問及章伯鈞，民盟痛罵羅隆基是流氓，羅到底是不是時，章伯鈞說：“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章詒和描述他老爹此刻的表情時說：“父親在說最後這一句話時，口氣幾乎是惡狠狠的。”如果文章僅僅到此為止，或許還不至於讓人浮想聯翩，巧的是章詒和自己的收尾中說：“當時，我不知道父親所講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誰？”

我看這段文字時就懷疑這是章伯鈞指向毛澤東的，因為一則能讓章伯鈞口氣惡狠狠的，想來應該不是什麼其他一般性人物，就是為了民盟內部的傾軋，章也似乎不必如此大動肝火。二則，章詒和說她當時不知道“流氓”是誰，意即現在應該知道了。

我帶著這個疑問就翻了一些資料，終於在 1957 年 7 月底的一張《人民日報》上找到了一個佐證，這張報紙的第二版上刊登了嚴信民的一篇文章，回憶他和章伯鈞的交往，內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說的：“有一天上午我去九龍章伯鈞家裡看他，李健生也在

¹³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188 頁。

場，我介紹了解放區的情況和各種政策，最後談到統一戰線，談到周總理對他的期望，我看章伯鈞臉色蒼白，他猛然站起身來，顫抖的喊叫：‘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我說還是鎮靜一點、理智一點，一場談話就這樣地不歡而散了。”

這篇文章在章詒和的書中的扉頁中也能看到，只不過，那是一段沒有交待具體日期的剪報。從這個佐證看，章伯鈞之於毛澤東可能是從來就沒有抱過太多的好感的。

章伯鈞和儲安平的真​​實關係

章詒和在她的《往事並不如煙》的〈儲安平與父親的來往〉中用了大量的筆墨不厭其煩的告訴讀者，她的父親對儲安平是多麼的關注、關懷和熱忱。章伯鈞甚至為了儲安平而改變了不喝羊奶的習慣，而章伯鈞更為僅僅送了幾斤奶油小點心給儲安平而倍感痛心，¹⁴ 章伯鈞和儲安平幾乎成了一對肝膽相照的義友。然而，我們不禁要問，歷史上的儲安平和章伯鈞的關係真的是那樣和諧嗎？或者至少像章詒和說的那樣相知嗎？

儲安平在解放以後的工作安排首先是胡喬木提請周恩來關照解決的，這點在1990年版的《周恩來年譜》1949年7月12日這一條中有所體現：“約胡喬木請新聞界人士在中南海頤年堂聚餐，有儲安平……。”¹⁵

我們注意到章詒和在她的新書的34頁中用章伯鈞透露給儲安平一個消息的心理暗示似乎在告訴讀者，儲安平之能來《光明日報》好像都是拜託了章伯鈞的力邀。但是，事實並不如此。謝泳

¹⁴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65、70頁。

¹⁵ 《周恩來年譜》，人民出版社1990年，834頁。

撰寫的《儲安平評傳》和戴晴撰寫的《儲安平和黨天下》等介紹儲安平的書裡面用大量的事實和當事人回憶證明，儲安平之所以能來《光明日報》社那是出於胡喬木的安排，正是因為胡喬木對儲的欣賞才得以讓儲從九三學社裡面的是非脫離出來，主掌《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工作。¹⁶ 還有一個可以說是旁證的事情是，多年以後，當胡喬木主管意識形態領域工作時，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再次提及請儲安平出來工作，有人給年邁的胡喬木遞上一張條子，胡喬木這才想起自己的失言，因為儲安平早就失蹤了。¹⁷

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儲安平到《光明日報》社工作，章伯鈞本人究竟是什麼態度呢？我們不妨來看一看章詒和以外的其他人是怎麼看的。

《共和國重大決策出臺內幕》第三卷上冊 166 頁中刊載鄧加等人撰寫的〈儲安平你在哪裡〉一文對此有過一個側面的解說，當章伯鈞介紹儲安平給《光明日報》的同事們認識時，章伯鈞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來了，他是一個作家，給《光明日報》增加了很大的力量。”該文作者的評論是：“這句話等於沒有介紹，因為儲安平是作家是盡人皆知的事情。”¹⁸ 大家或許能夠從這個短暫的評論中品味出章伯鈞和儲安平的一點真實關係來吧？

而不知道什麼原因，章詒和的書裡面並沒有把她父親介紹儲安平給社裡同仁的這段插曲給予簡單的回顧，這且不說它了，我們還是來看看當事人儲安平自己是怎麼談他和章伯鈞的實際關係

¹⁶ 謝泳：〈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鬱〉，《儲安平評傳》，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第 46 頁。

¹⁷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香港明報出版社 1990 年，第 135 頁，另見江蘇文藝出版社 1989 年。

¹⁸ 凌雲：《共和國重大決策出臺前後》上冊，經濟日報出版社 1998 年，第 169 頁。

的吧。

儲安平說：“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感覺，章伯鈞並不歡迎我做《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對我的態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過去沒有太多的私人淵源，黨推薦我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也不好拒絕。”¹⁹

儲安平這個自話說明了兩點，一個是他去報社是來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推薦，其實也就是胡喬木。再一個就是章伯鈞對儲的到來沒有足夠的熱情。反觀鄧加的那篇文章介紹的章伯鈞毫無生氣的對儲安平工作的開場白就會更加明白了。

而對於章伯鈞的幾句無關痛癢的開場介紹，儲安平自己又是怎麼看的呢？我們也來瞧瞧好了。

儲安平說：“上午 9 時，章陪我去了《光明日報》，到了報社，各部主任都在歡迎我們，章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來了，他是一個作家，增加了《光明日報》的很大的力量。’停了兩三分鐘，他又和別人閒聊了幾句，坐了五、六分鐘，他就先走了。”²⁰

儲安平的這段回憶和鄧加（實際是鄧加榮）的那篇文章的介紹基本吻合。按照章詒和在書中描述章伯鈞在儲安平加盟《光明日報》之前的種種熱情，似乎章伯鈞不應該僅僅“坐了五、六分鐘就先走了”的，連新任總編輯儲自己的即興發言都沒有聽完，章伯鈞就離開了現場，同時，這位在章詒和筆下對儲安平從氣質、能力乃至相貌都大加讚賞的章伯鈞，在各部主任都歡迎新任總編輯到場時，連句官樣的鼓勵、讚揚的字眼都那麼吝惜，這難道不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嗎？

最有意思的是，儲安平在他短暫的總編輯生涯中直到最後他

¹⁹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第 224 頁。

²⁰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第 232 頁。

還是單槍匹馬一個人，《光明日報》社沒有給他配備足夠的班子輔助他，而他向章伯鈞的幾個建言都被章伯鈞否決，連他準備答應發表周培源夫人和錢偉長夫人推薦來的一篇小品文都沒有獲准刊登。²¹ 章伯鈞社長對儲安平總編輯的支持又在何處呢？

儲安平在“出事”以後，也就是1957年6月15日《光明日報》社召開緊急社務會議，這時候的儲安平已經被看作為另類人物了。眾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章乃器卻站出來給儲安平說了一段好話：“儲安平的言論（即《黨天下》一文），從政治來看是不能說離開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好。”²² 同在會場的章伯鈞沒有說話。這點我翻翻章詒和的新書就會知道，通篇下來最讓人們納悶的是，女兒眼中的章伯鈞被描繪成為一個急公好義、俠肝義膽的人，然而，在批判儲安平的公開場合下沒有看到一組文字能夠說明章伯鈞當場為儲安平作出辯護（他和史良的對話是私下進行的），如果章伯鈞真的有像章乃器那樣的言行，以章詒和這本書的風格和特色那是萬萬不能漏掉的。當然章伯鈞這麼做也可以理解，因為他自身也難保，不過，章乃器那時候不也自身難保嗎？聯繫到章乃器半開玩笑的口吻說章伯鈞：“宗兄，你檢討了，我看早了一點吧。”的這句評語，我們不難看出章詒和新書以外的蘊藏在章伯鈞身上的某些東西（關於這點章伯鈞自己有過辯解）。²³

倒是民盟的那位老人在評價章伯鈞與儲安平的關係說了這樣一句話：“即使沒有反右，儲安平在社裡也不會長久的，章伯鈞會讓儲安平坐的住嗎？”

²¹ 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第236頁。

²² 章立凡：〈風雨沉舟記〉，《黃河》1997年第6期。

²³ 章立凡：〈風雨沉舟記〉，《黃河》1997年第6期。

自然，我們也無意於否認 1957 年反右以後，儲安平與章伯鈞關係的改善，也無意於否認什麼新鮮的羊奶送給章伯鈞夫婦的事情。可是，這些事的發生的過程中的幾個主要當事人都去世了。我記得李健生生前（章伯鈞最後一任妻子）好像就沒有回憶過什麼喝羊奶事件吧？而這些故事到底真實性如何那就只有章伯鈞、儲安平等人的在天之靈才會曉得。

羅隆基之缺德

在章詒和的筆下，她的“親愛的羅伯伯”——羅隆基不但以個性鮮明著稱，而且又是一副如何得意於衆花之中的“萬人迷”的形象，不但敢於“講真話”，而且還滔滔不絕。甚至羅隆基死後的臥室內還有“貴族氣息”。²⁴ 對於羅隆基的歷史地位的評價，中共中央已經在 1986 年 10 月 25 日的《人民日報》上給予了積極的肯定，說他是“著名的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這點已經毋庸置疑了，儘管羅隆基目前還是沒有摘掉帽子的“右派”。不過，對於羅隆基的人品道德則未必就像章詒和說的那麼肯定。當然，章詒和可以說：“不管別人怎麼罵他、說他，他的滔滔雄辯和喃喃情語在我心中都是無比美好和珍貴。”²⁵ 然而，我們就不必一律的按照章詒和給我們指引的視角來看待羅隆基的私德，倒是可以不妨把視野開闊一些，看看同時代的其他人是怎麼看待羅隆基的“道德文章”的。

我們先來看聞一多對羅隆基的評價。關於這點，章詒和在書中有所交待，她說聞一多的故事都是羅隆基一點一點告訴她知道

²⁴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325 頁。

²⁵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 326 頁。

的，而且她還繪聲繪色的描述羅隆基自比聞一多的情景，羅隆基說：“我還可能成為一個不亞於一多的文學家。”²⁶ 而聞一多對羅隆基的評論則是：“歷來干祿之階無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嘩衆取寵、危言聳聽、比周侮謾、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²⁷

除了聞一多以外，以敦厚學問見長的吳宓這種輕易不議論他人是非的學者也對羅隆基的品性頗有微詞，吳宓說羅隆基不大忠厚。²⁸ 這在吳宓的臧否人物的格言中已經算得上用詞比較厲害一類的了。連對羅隆基的才能一貫看好的被魯迅稱作資本家“乏走狗”的梁實秋也笑著對羅隆基說：“你是學高於品。”²⁹ 這麼多的同時代的學者、文人乃至政客對羅隆基都有如是的評論，可見羅隆基的品德之差也不是空穴來風了。

而後來和羅隆基、章伯鈞一起做了大名鼎鼎的“右派”的儲安平更是點名指出羅隆基“德不濟才”。對於羅隆基的“缺德”，儲安平因為親身領教過，所以，還是比較有發言權的。

儲安平去英國留學，用他自己的話說：“可以列入第一等的窮留學生名單中。”為了節省開支，安平不得不“幾日吃豬腳爪燒白菜”，³⁰ 因為豬腳在當時價錢很便宜。留學生一般一個月的生活費是24英鎊，而安平節儉到每個月四英鎊，由此可見，他的窘迫的生活的一斑了。

而儲安平能來英國讀書，是積累了他自己三年的稿費，在英

²⁶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312頁。

²⁷ 謝泳：〈羅隆基評傳〉，《羅隆基：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45頁。

²⁸ 鄭朝宗：《海夫文存》，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20頁。

²⁹ 鄭朝宗：《海夫文存》，第38頁。

³⁰ 戴晴：〈我的入獄〉，《儲安平與黨天下》，第162、163頁。

國，安平繼續堅持寫稿為生。這時候羅隆基做了一件對不起儲安平的事，給安平造成了不小的傷害，關於這一點，我們來聽聽安平自己是怎麼描繪的吧。

儲安平說：“大約在1937年春天，我那時在倫敦讀書，羅隆基擔任北京《晨報》社長，他託人要我給北京《晨報》寫歐洲通訊，我在英國讀書生活很苦，所以願意寫些稿子，得些稿費來支持自己的讀書。當時我給北京《晨報》寫了四五篇通訊，但始終沒有收到羅隆基的復信，也沒有收到一分稿費，在當時我那樣困苦的情況下，羅先生這樣做人，是傷害了我的感情的，但這件事我從來沒有提起過。”³¹

安平給羅隆基《晨報》的稿子，都被發表了，發表了人家的東西卻不給稿費，甚至不給回信，這是一個報人應該做的嗎？羅隆基一向把錢看的很重，這在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嘴巴裡就能知道，然而，再看得重也要有一個起碼的道義和良知吧，難得安平到了這時候還稱呼羅隆基一聲“羅先生”了。

羅隆基捉弄了一把窮書生儲安平，後來又玩弄了一次老處女羅儀鳳的感情。

關於這一段，章詒和在書中給予了比較詳細的描寫，這裡就不多說了，倒是可以引上一句章伯鈞的原話：“沒有辦法，負心的總是孛生（羅隆基字孛生）。”³²其實，愛戀這種東西本來就勉強不得，而在過程中朝秦暮楚也很難說一定就是缺德。然而，羅隆基本來並不準備和羅儀鳳發展那種愛情關係，卻幾次三番的造成這樣的印象，這在久旱逢甘雨的羅儀鳳自然十分在意，以致於動了真情。可是，羅隆基同羅儀鳳保持愛戀關係的同時竟然與

³¹ 戴晴：〈我的入獄〉，《儲安平與黨天下》，第163頁。

³²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170頁。

另外一個女人打得火熱，一旦羅儀鳳向羅隆基表露感情以後，羅隆基還在矯情任算，章伯鈞看不過眼去，一句話揭穿了羅隆基的底細，章伯鈞說：“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夠漂亮吧？”³³ 而羅儀鳳老而不亮也不是今天才知道的，羅隆基是早就知道的，既然知道又不準備和人家繼續保持那種關係，何以幾次三番的巧言令色呢？

1963年秋，羅儀鳳對章詒和說了對羅隆基的一句評價：“骯髒。”³⁴ 羅儀鳳在衆人的眼中是一個“賢良、寬恕以及自愛之中盡心與克制”的女性，玩弄這樣女人的平生唯一一次釋放出來的真實感情的人用缺德二字來形容已經是比較客氣的了。

人是感情動物，而私人感情一般可以分作親情、友情和愛情。羅隆基之於其親生父母的感情究竟如何，恐怕也無從考究了，不過他之於友情和愛情的態度，從安平與羅儀鳳的遭遇中就能看出一二來。本文無意糾纏於羅隆基的私德，也不準備用私德的缺陷來否認羅隆基本人是一名愛國主義者的蓋棺論定以及他在李公朴、聞一多死後的仗義執言，只是出於要還原一個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的需要，想提醒那些熱衷於翻案的人們，非左即右的時代早已不復存在，以前我們評價一個人大節不保那就一生壞蛋這是顯然不對的，而今一旦翻轉過來，似乎此人又是一貫不錯那也是一樣的不客觀、不誠實的。

³³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172頁。

³⁴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173頁。